

◆ 安庆地理

故园老屋

陈向东

老屋在桐城西乡青草镇。岳西县文联主席、散文大家储劲松说，他喜欢这个镇名，“青草”二字，青草本心。我家那村子叫三畈村陈家老屋。不远处，就是三湾河。过河，往前行里把路，叫姚塆。姚塆中学在桐城名气大，出过中科院院士吴立新、火箭设计师程堂明等等。

三畈，畈区，沃野无际。三湾河绕村而过。村南，有长梢湖、蓝月塘，一听就懂，像船工梢竿，似月亮，碧蓝，幽深难测。村西，有破塘，存不住水，因其通三湾河，活水，故名“破”，是吾村重要生活水源。

老屋建于1969年冬，我在那里生活了9年。老屋窗台下的青砖，是从1969年洪水过后倒塌的祖屋拆迁过来的。村里人说是古砖。长寿奶奶说，清末的，砖上还有烧制的字。

刚进屋时，妈妈在房前屋后遍植槐树、泡桐，这些家伙成材快，嗖嗖地往上死劲蹿，没几年功夫，树干高耸，树冠如盖。夏夜，大门前晒场上绿树葱郁，槐花灿烂，惬意极了。

有一回，约莫有大半年光阴，爸妈住院，我一个人就守在这黑楞楞的老屋里，一条花狗作伴。没有柴火烧，就把旧柜旧桌旧椅砸了，生火做饭。柜子、桌子上面多有雕刻和纹饰，放在今天打死我也舍不得烧。过年时家里腌的一点腊货，不到个把月全吃光了。家里小猪崽死了，我用盐腌腌，放在太阳下曝晒几天，也吃了，嫩，香，没事。搁今天，打死我也不吃。

日子过得真难。日子过得真快。

老屋还给村办小学做过两年教室。教室就设在堂厅里，有30多个孩子。劳动课时，陈方赤老师就让同学们自带工具给我家干活。多年后堂侄良伟还在说，他给我家干活把肩膀都挑肿了。是呀，在春寒料峭的田野里，一群10来岁的孩子，抬着粪箕、箩筐，运火粪，摇摇晃晃地前行。那情景，今天想来，滑稽有趣，也有点感伤。

1976年夏，唐山大震，村里家家户户挖地窝子，盖防震棚，夜里不准回屋睡。我家防震棚就在大门前左侧。空气很紧张，我们兄弟好像没啥恐惧。夏夜，住防震棚，新奇开心极了。

头顶星光，看那一弯新月死死地勾着浮云。风中有稻花香，有青草香，耳边有虫鸣和蛙鼓，心里凉嗖嗖的，一觉到天明。

就在老屋大门口，后来做了村支书的明月的妈妈堵在那里。

明月妈

妈清丝丝的，生了5个女儿，一个个貌美如花。明月妈找我妈要说法：“你儿子为何总是和我家明月过不去，老是欺负她？”其实，我也没干啥，明月当了班干，评了“三好学生”，我嘲讽她，用石头丢到田沟里，让泥水溅湿明月。我也不知当年为啥要这样。明月不做班干，“三好学生”也轮不到我。她后面有秋菊、双六、叶帅等，一个个积极要求进步，虎视眈眈的。

30多年后，读某著名作家散文，言及他年轻和某著名女作家恶作剧趣事。他说，他在心里喜欢那女作家，可又不懂得如何表达。我突然懂了。明月，对不起呀，当年你在我心中是一轮明月，找你麻烦是要你注意我，方式方法不对哟。

也还是在老屋堂厅里，1972年夏我从上午9点开始，昏迷了9个小时。奄奄一息。我只觉得我在云里，在海里飘浮，天蓝云白，月光迷人。有一个巨大的深渊在使劲把我往里吸，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旁轻语，孩子，勇敢地去吧。我咬着牙关，用最后的力量在挣扎，终于感到一阵撕心的刺痛，大叫一声，操你妈把我戳痛死了！吃力睁开眼，一堂屋人，有的哭，有的跳，有的笑。

事后才得知，放暑假第三天，上午8时多摸完黄鳝，去蓝月塘清洗装黄鳝的网袋。酷热难熬，就下水了。不会游泳，从浅水区滑进了深窖。人已浮起来了，是做豆腐的刘方作伯伯把我捞起来。凑巧，县血防站医疗巡回队路过，我又得到及时救治。至此，呼吸微弱，可人仍不能苏醒。是吾乡名师陈应武用针灸唤醒了。

感恩故园乡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多年后，我一直很奇怪，下水捞我的刘伯伯是我祖父父执陈伯钊女婿，最后将我复苏的应武先生又是我祖父教私塾时的学生。祖父桐城中学毕业后，一直在乡邑做塾师，人称“好先生”。大难不死，莫非这是先祖的荫泽？

令我愧疚的是，方作伯伯、应武先生故去多年了，血防站的叔叔阿姨又无从寻找，没能当面向他们道谢是我心头之痛。

我在老屋前留有一张照片。左边是小康表弟，右边是村里来宝，桃园奶奶。拍照片时，老屋易主多年了，后来被新主拆除重建楼房了。不知那古砖现在还能不能找到？

来宝、桃园奶奶也故去多年了。来宝，桃园，名字多好听。点点滴滴在心头。

我也老了。

还有一个人不老。我那个文都知名音乐人康弟，2012年带着学生唱“桐城歌”走进了央视“星光大道”，康弟还是西装革履的，标志性的长发披在脑后，天天大清早去龙眼山上“毛狗洞”旁，一群野狗在他前后欢跳，有的时不时还捉只野兔向他献媚。小康在那“呀啦嗦，那就是青藏高原”，“呀啦嗦……”，越“啦”越年轻。



起舞 黄有安 摄

◆ 边走边看

徜徉秋浦河

吴婷

车到池州市，过了石台收费站，行驶约40分钟，我和先生到达秋浦河漂流处。售票窗口支着几块木板，没有人，应该是已过漂流季节。脑子里跳出在秋浦河漂流的画面，河水碧绿，两岸奇美，热闹得很。然而此时，天阴，冷清，我有些沮丧，但转念一想，世间万物，皆有生命，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。河流亦是如此，夏天奔放热烈，如葱翠的少年，张开双臂在草地上奔跑，前途明亮；秋天内敛沉稳，似沧桑的中年，删繁就简，缓步前行。

驾车继续向前。秋浦河全长150公里，一路上，像条绿色的绸带，如山一般连绵起伏，若隐若现。一千多年前，李白站在船头，为秋浦河吟诵《秋浦歌十七首》，这些诗一直在秋浦河里流淌。

走在秋浦河上游，发现水土流失严重，有些地段水薄，露出河床。那些石头，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或躺或立，不悲不喜，任流水冲刷洗涤，磨去棱角，成为光滑圆润的鹅卵石。这些光滑的石头沉在水底，水流愈显清澈。原来一切美好的关系都是互相成就。

有细水从石头缝中流淌，不澎湃，却绵柔，似在安慰这些石头，也在安慰我们：河流如人生，有动有静，有急有缓，有起有伏。果然，走了一小程后，“哗啦啦”的流水声越来越响，气势越来越强，层层叠叠如弦乐，又似踏着急切的步伐奔向长江。

山青水绿，彼此相融。山水呼应，天地对接。

我们只是大自然里的微尘，走进山水间，为放，也为寻。见着这从容的河，听着这潺潺水声，放慢脚步，便也忘却那一地鸡毛。仿佛有一双隐形的双手牵着我们去寻梦里的那处山水，去寻心里的那方净土和此刻的一片安宁。

眼下的秋浦河没了以前的

丰腴，像个消瘦的女子，倒也显得素雅。大自然循着它的规律，一年又一年。我们无法回到少年，而秋浦河，每年夏天，都会还原成最初那少女的模样。

走在山脚，行在河边，仰头看山，低头看河，或倚栏远眺，或沿岸吹风。看着河水荡漾、流淌、奔腾，听河水浅吟、低唱、咆哮，欣赏她的仪态，感受她的情绪。此时，秋浦河与我们，我们与秋浦河，熟悉又陌生，亲近又疏离。

一阵风吹到脸上，送来河水的潮湿与凉意。“你先把外套披上，等会儿再拍，别冻着了。”一位女士停下脚步，给他对面的先生“发号施令”，夫妻俩都约六十多岁。男人正兴致盎然地举着手机半蹲，一步一步倒着走，在给他老伴拍视频，“哎哎哎，继续走，别停呀。你头再抬高点，往左偏，你用那手扶着栏杆，走慢点，来来来！”他俩互相给对方下指令，气氛却是轻松的。女士身着白色毛衣、绿色长裙，身形并不挺拔，却很清丽，倒映在河水中的身影如翠竹摇曳。他俩脸上的笑意像河水里的涟漪，一圈圈荡漾开来。

他们也是来看秋浦河的吧，还不忘拍下视频以做留念，将这美景和难忘的时光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快乐。此时被感染的我们，也不禁微笑起来。秋浦河，或许也在乐着。

秋天的秋浦河，水碧绿，石嶙峋，山雄厚，意深远。

用手掬起一捧水，用脚丈量一处山，我们都是秋浦河平凡的过客。

这对面善的老夫妻看着我俩，微笑，也许看见了过去的他们，我也仿佛看见未来的我们。

我的手被一只手握紧，一起沿河而上。

